

## 赵飞燕外传

汉 江东都尉伶玄撰

赵后飞燕，父冯万金。祖大力，工理乐器，事江都王协律舍人。万金不肯传家业，编习乐声，亡章曲，任为繁手哀声，自号凡靡之乐。闻者心动焉。江都王孙女姑苏主，嫁江都中尉赵曼。曼幸万金，食不同器不饱，万金得通赵主。主有娠，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恐，称疾居王宫。一产二女，归之万金，长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赵。宜主幼聪悟，家有彭祖方脉之书，善行气术，长而纤便轻细，举止翩然，人谓之飞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，善音辞，轻缓可听。二人皆出世色。

万金死，冯氏家败，飞燕妹弟流转至长安，于时人称赵主子，或云曼之他子。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，托附临，屡为组文刺绣，献临，临愧受之。居临家，称临女。临常有女事宫省，被病，归死。飞燕或称死者。飞燕妹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，常窃效歌舞，积思精切，听至终日，不得食。待直赍服疏苦财，且颦事膏沐澡粉，其费亡所爱，共直者指为愚人。

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，飞燕贫，与合德共被，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。飞燕露立，闭息顺气，体温舒亡疹粟。射鸟者异之，以为神仙。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，其姊妹樊懿为丞光司亦者，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，为之寒心。及幸，飞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颐下，战栗不迎帝。帝拥飞燕，三夕不能接，略无谴意。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，帝曰：“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，迁延谦畏，若远若近，礼义人也，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邪？”既幸，流丹浹藉，懿私语飞燕曰：“射鸟者不近女邪？”飞燕曰：“吾内视三日，肉肌盈实矣。帝体洪壮，创我甚焉。”飞燕自此特幸后宫，号赵皇后。

帝居鸳鸯殿便房，省帝簿。懿上簿，懿因进言：“飞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体，性醇粹可信，不与飞燕比。”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车迎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非贵人姊召不敢行，愿斩首以报宫中。”延福还奏。懿为帝取。后五采组文，手藉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。为卷发，号新髻；为薄眉，号远山黛；施小朱，号慵来妆。衣故短绣裙小袖李文袜。帝御云光殿，帐使樊懿进合德，合德谢曰：“贵人姊虐妒，不难灭恩。受耻不爱死，非姊教，愿以身易耻，不望旋踵。”音词舒闲清切，左右嗟赏之啧啧。帝乃归合德。

宣帝时，披香博士淳方成，白发教授宫中，号淳夫人，在帝后唾曰：“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！”帝用樊懿计，为后别开远条馆，赐紫茸云气帐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层博山缘合。懿讽后曰：“上久亡子，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？何不时

进上求有子？”后德懿计，是夜进合德，帝大悦，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谓懿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。”懿呼万岁，贺曰：“陛下真得仙者。”上立赐懿蛟文万金，锦二十四疋。合德尤幸，号为赵婕妤。婕妤事后，常为儿拜。后与婕妤坐，后误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“姊唾染人绀袖，正似石上华，假令尚方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华，以为石华广袖。”后在远条馆，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，婕妤倾心翊护，常谓帝曰：“姊性刚，或为人构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每泣下凄恻，以故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侍郎宫奴鲜琬蕴香恣纵，栖息远条馆，无敢言者。后终无子。后浴五蕴七香汤，踞通香沉水坐，燎降神百蕴香。婕妤浴豆蔻汤，傅露华百英粉。帝尝私语樊懿曰：“后虽有异香，不若婕妤体自香也。”

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，其姑为冯大力妻。阳华老归冯氏，后姊弟母事阳华。阳华善赍饰，常教后九回沉水香，泽雄麝脐，内息肌丸。婕妤亦内息肌丸，常试，若为妇者，月事益薄。他日，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。妩膺曰：“若如是，安能有子乎？”教后煮美花涤之，终不能验。真腊夷献万年蛤，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丑，皆美艳。帝以蛤赐后，以珠赐婕妤。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，帐中常若满月。久之，帝谓婕妤曰：“吾昼视后，不若夜视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”婕妤闻之，即以珠号为“枕前不夜珠”为后寿，终不为后道。帝言，始加大号。婕妤奏书于后曰：“天地交畅，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为先人休不堪喜豫，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：金屑组文茵一铺，沉水香莲心碗一面，五色同心大结一盘，鸳鸯万金锦一疋，琉璃屏风一张，枕前不夜珠一枚，含香绿毛狸藉一铺，通香虎皮檀象一座，龙香握鱼二首，独摇宝莲一铺，七出菱花镜一奁，精金箔环四指，若亡绛绡单衣一袭，香文罗手藉三幅，七回光雄肪发泽一盞，紫金被褥香炉三枚，文犀辟毒箸二双，碧玉膏奁一合。”使侍儿郭语琼拜上。后报以云锦五色帐，沉水香玉壶。婕妤泣怨帝曰：“非姊赐我，死不知此器。”帝谢之，诏益州留三年输，为婕妤作七成锦帐，以沉水香饰。

婕妤接帝于太液池，作千人舟，号合宫之舟；池中起为瀛洲，榭高四十尺，帝御流波文氍无缝衫，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，碧琼轻绡。广榭上，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，帝以文犀簪击玉瓿，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，以倚后歌中流。歌酣，风大起，后顺风扬音，无方长吸细袅与相属，后裙髀曰：“顾我，顾我！”后扬袖曰：“仙乎，仙乎！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？”帝曰：“无方为我持后！”无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，风霁，后泣曰：“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待。”怅然曼啸，泣数行下。帝益愧爱后，赐无方千万，入后房闼。他日，宫姝幸者，或襞裙为约，号曰留仙裙。

婕妤益贵幸，号昭仪，求近远条馆。帝作少宾馆，为露华殿、含风殿、博昌殿、求安殿，皆为前殿；后殿又为温室、凝缸室、浴兰室，曲房连槛，饰以黄金白玉，以璧为表里，千变万状，连远条馆，号通仙门。

后贵宠，益思放荡，使人博求术士，求匪安却老之方。时西南比波夷致贡，其使者举茹一饭，昼夜不卧。偃典属国上其状，屡有光怪。后闻之，问何如术。夷人曰：“吾术天地平、生死齐，出入有无，变化万象而卒不化。”后令樊懿弟子不周遗千金，夷人曰：“学吾术者，要不淫与谩言。”后遂不报。他日，樊懿侍后浴，语甚欢，后为樊懿道夷言。懿抵掌笑曰：“忆在江都时，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，苦獭啗鸭，时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獭狸。献姥谓姑曰：‘是狸不他食，当饭以鸭。’姑怒，绞其狸。今夷术真似此也。”后大笑曰：“臭夷何足污吾绞乎！”

后所通宫奴燕齐凤者，雄捷能超观阁，兼通昭仪。赤凤始出少宾馆，后适来幸，时十月五日。宫中故事，上灵安庙。是日吹埙击鼓，歌连臂踏地，歌赤凤来曲。后谓昭仪曰：“赤凤为谁来？”昭仪曰：“赤凤自为姊来，宁为他人乎？”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：“鼠子能啗人乎？”昭仪曰：“穿其衣，见其私足矣，安在啗人乎？”昭仪素卑事后，不虞见答之暴，孰视不复言。樊懿脱簪叩头出血，扶昭仪为拜后。昭仪拜，乃泣曰：“姊宁忘共被夜长，苦寒不成寐，使合德雍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贵，皆胜人，且无外搏。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？”后亦泣，持昭仪手，抽紫玉九维钗为昭仪簪髻乃罢。帝微闻其事，畏后不敢问，以问昭仪。仪曰：“后妒我尔，以汉家火德，故以帝为赤龙凤。”帝信之，大悦。

帝尝蚤猎，触雪得疾，阴缓弱不能壮发，每持昭仪足，不胜至欲，辄暴起。昭仪常转侧，帝不能长持其足。樊懿谓昭仪曰：“上饵方士大丹，求盛不能得，得贵人足，一持畅动，此天与贵妃大福，宁转侧俾帝就邪？”昭仪曰：“幸转侧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帝持，则厌去矣，安能复动乎？”

后骄逸，体微病，辄不自饮食，须帝持匙箸，药有苦口者，非帝为含吐不下咽。昭仪夜入浴兰室，肤体光发占灯烛，帝从帟中窃望之，侍儿以白昭仪。昭仪览巾，使彻烛。他日，帝约赐侍儿黄金，使无得言。私婢不豫约中，出帟值帝，即入白昭仪。昭仪遽隐辟。自是帝从兰室帟中窥昭仪，多袖金，逢侍儿私婢，辄牵止赐之。侍儿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绝。帝使夜从帟益至百余金。

帝病缓弱，太医万方不能救，求奇药，尝得慎恤胶遗昭仪。昭仪辄进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仪醉进七丸，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绝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阴精流输不禁，有顷，绝倒。挹衣视帝，余精出涌，沾污被内。须臾帝崩。宫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仪，昭仪曰：“吾持人主如婴儿，宠

倾天下，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？”乃拊膺呼曰：“帝何往乎？”遂欧血而死。

伶玄自叙：伶玄，字子于，潞水人。学无不通，知音，善属文。简率，尚真朴，无所矜式。杨雄独知之。然雄贪名矫激，子于谢不与交，雄深嫌毁之。子于由司空小吏历三署，刺守州郡，为淮南相，入有风情。哀帝时，子于老休，买妾樊通德。通德，懿之弟子不周之子也。有才色，知书，慕司马迁《史记》。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。子于闲居命言，厌厌不倦。子于语通德曰：“斯人俱灰灭矣，当时疲精力，驰骛嗜欲蛊惑之事，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？”通德占袖，顾视灯影，以手拥髻，凄然泣下，不胜其悲。子于亦然。通德奏子于曰：“夫淫于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慧则通，通则流，流而不得其防，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，无所不往焉。礼仪成败之说，不能止其流。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，可以防其坏。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，盛之至也；主君怅然有荒田野草之悲，哀之至也。婢子拊形属影，识夫盛之不可留，衰之不可推。俄然相缘奄忽，虽婕妤闻此，不少遣乎？幸主君著其传，使婢子执研削道所记。”于是撰《赵后别传》。子于为河东都尉；班固为决曹，得幸太守，多所取受。子于召固，数其罪而撮辱之。固从兄子彪，续司马《史记》，绌子于，无所收录。